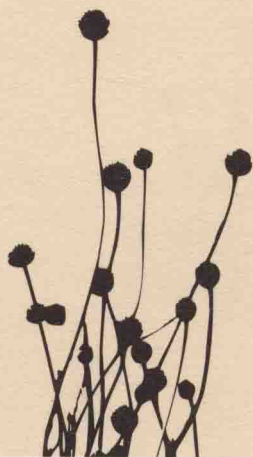


情人眼

王鼎鈞

作品系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王鼎鈞

作品系列

情人眼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©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人眼 / 王鼎钧著. -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6.2

(王鼎钧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5474-6

I. ①情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6287 号

责任编辑 饶淑荣

装帧设计 朱丽娜 张 红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旧梦（代序）

二十多岁的人，认为自己什么大事都做得成，若要写几本后世欣赏感激的大著，料也不难。

数说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，他们也只是脑袋上七个窟窿，手掌上十支短棒。他们的作品，每一个字我们都认得，每一句话我们都懂得，每一件事我们都经验过或想象得出。做得跟他们一样，有什么不可能？

据说：文学家肩上的那个看似与常人无异的脑袋里，有一种特殊的质料，叫做天才。我们有没有呢？不知道。不过，二十岁的小伙子，自觉与上帝距离很近，仿佛上帝刚刚将他们用心装备一番打发到地上来，天才如果这么要紧，上帝不会不给我们。

除了天才，听说还有方法——什么！谁说的？文学创

作有方法，难道这是木匠做桌子吗？是大司务剃头吗？玫瑰是用一套方法开出花朵的吗？瀑布是用一套方法画出线条来的吗？萧伯纳说写作的方法只是“由左到右”。老萧万岁！

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物，同睹过一个世界的破碎，一种文化的幻灭，痛哭过那么多的长夜，这只手还不是产生名著的手吗？无疑，这身体，从头顶到脚底，每一寸都是作品！

偶然的，我们聚合在一起，庄严而且响亮地互相宣布各人的宏愿。其后，不断交换报告各人的进度和成就。在这种场合，空气够忙碌的，它们无休止地震动着，去传达有关人生的各种壮语，有关当代作家的臧否，文学上像麦芒一般的细枝末节的争辩，以及雄图大志之重申。

真的，像天才一样，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不相同。有的人想呀，想呀，每夜都想好一个长篇，第二天阳光一照，长篇随着黑暗跑了。有的人东奔西跑，调档案，借参考书，征求旧报，皮鞋磨破一双，皮鞋磨破两双，资料箱还是填不满，因为早先搜集的东西又不合用了。有的人写呀，写呀，也发表，也出版，起初也有人叫好，可是日子一久，叫好

的声音便沉落了。有的人家累重，挣钱忙，动笔的日期永远定在明年，可是这个人忽然化成一罐灰、一抔土，化成亲友的一眶泪、几声叹，在世界上永远消失。

慢慢地，我们明白，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，谁也不是天之骄子。上帝随便抓了几把物质，这就是我们。才能不能满足志愿，志愿不能改变命运，这也是我们。我们离上帝是这么遥远，不但伸手触不到他，举目看不到他，侧耳也听不到他，甚至想象力都想不到他。他也绝未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我们，一定的。

以后的迹象似乎是，每个人沉默了，冷淡了，共同的理想既已丧失，友情也疏远了。

多年难得相聚一堂，难得由一位风雅的女主人，故意在这群人相识十周年时安排一次大团圆。凭着旧梦的潜力，这些人都到了，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说，又好像并没有什么可说，只是你望我的眼角，我望你的眼角，看眼角是否有了皱纹；你望我的头顶，我望你的头顶，看头上是否添了白发。——你有几部作品？六部。你呢？四部。一部作品是指一个孩子。

嫩笋肥美，新茶清香，乡愁如缕，物价可忧。终席未

再听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，未再听到钦羨或抨击那些名字，未再听到要追踪或超过那些名字。每个人可能只剩有一撮旧梦，隐藏在记忆深处，然而谁也不愿去想起它，纵然想起了，也混沌如梦中之梦，一若情人之眼，眼前世界总是那么着实而又那么虚幻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旧梦（代序）_01 | 看插花 _ 055 |
| 告诉你 _ 001 | 那树 _ 059 |
| 没有爱 _ 012 | 邂逅 _ 065 |
| 石头记 _ 015 | 网中 _ 070 |
| 雨中行 _ 018 | 武家坡 _ 076 |
| 我看见 _ 021 | 种子 _ 081 |
| 我要疯 _ 024 | 自然 _ 086 |
| 想你 _ 027 | 兴亡 _ 092 |
| 爱情意识流（上）_ 031 | 狗皮上的眼睛 _ 098 |
| 爱情意识流（下）_ 039 | 人头山 _ 106 |
| 与我同囚 _ 046 | 捕鸟 _ 112 |
| 旧曲 _ 051 | 放鸟 _ 117 |
| | 教室 _ 121 |

诗 - 124

游踪 - 130

苹果 - 136

旗袍 - 139

英雄到老都学书 - 145

最美和最丑 - 150

胜利的代价 - 159

洗手 - 168

地图 - 176

有一种艺术家 - 187

谁想念谁 - 193

体验色空 - 195

图书馆 - 197

金手铐 - 199

水族启示录 - 201

水百科 - 203

红了再红 - 205

世缘茫茫天苍苍 - 207

诗料(一) - 211

诗料(二) - 215

告诉你

我喜欢看地图。我可以从图里找到你。图上一片均匀鲜明的苹果绿，恰像我们坐过的草地。我不看棋子一般的黑点，只看棋盘上的空隙，因为你在那空隙里。

告诉你，地图这东西要多神秘就有多神秘，它可以把你的故乡你的国家排在平面上，缩进你的口袋里，让你带着千里万里奔走，再大的城市也不过是一个黑点，一个像蚕子一样的圆点就淹没几十万人，遮住多少高楼大厦。像你住的小镇，还不够聚成图上的一个点呢！镇太小了，那个被称为地理学家的魔术师，只好把你丢弃在一片绿茫茫里。那里本

是你一向喜欢的草地，我不放心的是，春草可年年仍绿？春风可年年仍柔？

啊，绿啊绿，绿得我想卧下去吃草，想长眠在根下土中不再起身，在昏黑潮湿中等着听你踩下来的脚印。每逢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地图上那些碍眼的点，碍手碍脚的线，一律忙不迭地向后退，向后退，退出我的视界，绿色的平面随着放大，放大，放大，接地连天，再没有别的影子。我能看清地上每一片叶，叶上每一颗露，露里每一个你。绿将我包围，将我覆盖，将我深埋于万丈之下，你在万丈之外缓缓行来，我能感觉到你的压力，知道你踩弯了什么草，踢碎了什么花。我知道你的裤管离脚面几寸，知道你会在我的头顶站住。

就是这样，我被埋葬了许多年。

听说某大学的图书馆里锁着一部地图，不轻易打开。我偏偏想看，想得要命。告诉你，我终于看到了！我只看到跟我们共同有关的那一部分，当然，已经够了。这部地图真详细，你住的小镇，我住的小镇，

赫然画在上面，而且有一粒仁丹那么大！像我们年轻时畅销的红粒仁丹！镇外的小丘、小河，也画得清清楚楚。小河在镇外流过的时候不是转了个弯吗？我们不是常常在水弯里走来走去吗？连那个水弯都画出来了。当时，我简直以为我已经死了，我的灵魂回去了。

那条小河现在怎么样了？想到它，我觉得渴，渴得要命，想拼命喝水，而且只想喝那条小河里的水。我们是喝它长大的。它是云的镜子，鸟的镜子，我们的镜子。当我们懂得为人生哭泣时，我们的眼泪大部分是落在河里。我们能看得见自己哭泣的模样，看得见泪珠在跌入河水之前最后的闪光，看见水面的淡妆被泪击碎时那一阵美丽的扰乱。哭泣之后的渴是真正的渴，于是我们掬水而饮，饮自己的泪，也饮对方的泪。

对着地图，对着河，我渴，我的泪潸潸而下。渴中流泪是真正的悲酸。在大学图书馆幽暗的一角，我哭到打铃下班。愈哭愈渴，不能相信自己体内有那么多的水，一定是血变成了水再流出来。上帝恕我，

我一时粗心，淹了那本珍贵非凡的地图。管理员跑来斥责我，像呵斥一个小孩子。他们宣判，我永远不能再到这里来看书，这是很严重的处罚，不过，没有关系，我完全不想再看别的书，我已看到自己的梦，自己的魂。告诉你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我说，医生，我头痛，痛得难以忍耐，难以形容。好吧，不要心急，我们来研究研究你的病情。我脱光上衣，任凭他们敲敲打打，听诊器冷森森怕人，蓦然贴在肉上，像冰刀戳了一下。照 X 光的时候，那样的设备，那样的姿势，都是躺在砧板上的鱼。后来，他们在我头上摸索，找出每一根血管，在每一根血管外面贴上一根电线，所有的电线通往一座机器。他们让我想，让我惊惶，让我愤怒；让机器在我的各种不同的情绪下画出连绵不断的乱纹。

好啦，你回去吧。

我的病怎么办？

你没有病。

没有病怎么会头痛？

完全是心理作用，你以为你有病。你希望你头痛。

你们这些庸医，你的鬼话！我要继续寻找，找最高明的医生，找最好的医院。因为，当初分别时，你再三叮咛：身体要保重！

终于，我找到一位脑科专家。他问：

“你是不是喜欢东想西想呢？”

他的语气那样随便，使我微感不快。我说：

“我思想的时候，是很严肃的。”

“当然！”他听出我的语气中带一点纠正，并未介意，“你想得太多，太严肃，头部的肌肉太紧张，于是头痛；你是头部的肌肉在痛，这是仪器检查不出来的。”

亲爱的大夫！你完全对了！我的高兴和感激，简直可以塞满他的诊所，如果我是个美女，一定跳起来吻他一下。我天天想你，朝朝暮暮思念你，这思念，附带产生了多少追悔、多少忧虑、多少恐惧、多少空虚，我才会头痛的啊！只有我的头部肌肉才知道我多么想你！只有这位脑科专家知道我多么想你！

告诉你，我始终不以为我们天各一方，重逢无期。我以为，我在这城里，你也在这城里，只是我们彼此不知，只是那蓦然回顾的机缘还没有来。车站上，戏院外，晴天假日的公园里，人潮涌出涌进，无尽亦无休，其中必有一个你。我总是喜欢选一个有利的位置，目不转睛地看，能看多远就看多远，能看多清楚就看多清楚。我恨不得把眼珠捏在手上向前伸出去。必有一天，我看见你在这里，与我咫尺。不止一次，我坐在那里，向一群陌路人注目，预支与你重逢的快乐，微微而笑，笑得好甜好甜，好久好久。忽然，一只无形的锥子穿透了我的脑，难以形容难以忍耐的头痛从此发生了。

想你想糊涂了，若不是脑科专家提醒，也许永远没有恍悟的一刻。此刻，我的头在痛，心里非常快乐，对于以前一次又一次鞠躬如也去受医生审判，自知非常不智。痛就由它去痛吧，让我向爱神缴税吧！让我们之间多一重关联吧，让我奉你的名受些折磨并在折磨中得些回甘吧！

告诉你，脑科专家给我的名贵药品全在马路旁的废物箱里。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？

再见！谁知道呢？我们也许永不相见。也许相见已老，只能在心底默唱。也许我们无人再愿意谈往事听旧歌，决心不使旧创流血。将来的事谁知道呢！我只知道此时，此时旧日的歌声永在我心里震动，除非心脏休止。我能听见我声音中的你，你声音中的我。它是自动地、不随意地响着，响得很洪亮。可惜我不能张口，张口便错。我只能保持内在的鼓噪、外表的沉静，秘密地享受兴奋激动。

我常想，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歌，当年原也十分流行，而今，茫茫人海中，仍然爱唱的人何止你我？我常常幻想某一个陌生人也是，对他微笑、亲切，弄得对方莫名其妙。在车站候车时，我常常哼几句歌，偷眼看别人的反应，如果旁人也能跟着哼一两句，这歌就不啻是我跟他的同好证、金兰帖，彼此注定了非做朋友不可。

说也奇怪，我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人，好像世上只有你我两个知道这种绝响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幸福极了，也痛苦极了，两者调成的鸡尾酒，滋味难以形容得很呢！

思念你，不能不思念那些歌，什么时候想起歌，自然也想起你。在这个多歌的城里，我写了很多首歌词，其中有几首正在大大流行，任何晚会任何歌厅里总有机会听见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穿过一条巷子，巷内家家都在收看电视，而电视正在播放我写的歌，我的歌由巷头响到巷尾，形成全巷家家户户的大合唱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歌赶不上当年我们所唱过的那些歌，连一半也赶不上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的歌是在想你的时候写的，是为你写的，应该由我唱给你听，而我不会唱，你也听不见。我在巷口站住，怅然若失，觉得这首歌真是可惜，他们不过是在糟蹋它罢了！

我的歌既已流行，将来也总会有余音留下。纵然我永无机会再见到你，我的歌也许有一天能飘到你的耳边。那时，这些歌已不知在多少人口中辗转来转去，